

真要用功。也何必定要明年。不如儘這未完的一月之內。把一切課程的帳目。弄一弄清楚。準從下個月的初一算起罷。再仔細想一想。我這事情。就是誤在這種思想。瞎計算上的。到頭來算既算不清。想也想不到。何必定要弄什麼初一月半的形式呢。老實說一句。要用功。還是今天把心思靜一靜。從明天起。就利用那。這是從大數算到小數的法兒。

算來算去。還是離不了「從明天起」四個字兒。讀書這樣。做事情也是這樣。甚至教品立行。改過遷善。也是這樣。統而言之。逃不了「從明天起」四個大字。

我寫到這裏。我個個發起十七八丈的無明火來了。我恨不得立刻拿自己的身子。戳上十七八刀。要洩「從明天起」四個字的病根。但是光火了一回。究竟也沒有那麼一回事兒。臨擱筆的時候。我想到。從做這篇「從明天起」的小說以後。我決計立刻把這「從明天起」的一樁毛病。根本革除了。然而到了這個時候。我又倦了。不知不覺的想道。今兒晚了。究竟不能算數的。還是從明天起。決不再說「從明天起」的一句話罷。

教育家的嘴包(續)

佛影

。炙了長久。好容易炙停了。張先生自己一摸。這行果然不見了。把嘴上一歪扯上一扯。果然方便了許多。三時間歡喜起來。學着演說時候的口氣。拔直了喉嚨。喊了一聲「諸君呀」。只覺得字正腔圓。十分響亮。分明和半個月以前一般無二。張先生這。喜歡。簡直像新年初一。接着一大總統特電放了教育總長一般。當下少不得重謝了這個醫生。送了出去。

明天張先生從床上爬起來。拿面鏡子一瞧。不覺嚇了一大跳。原來那「嘴包」一夜工夫。已紅腫的像猴屁股一般。要待張開來時。憑你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休想移動得半分毫。這時不要說演

說。連飯也不能吃了。張先生登時氣沖牛斗。正待去找那醫生想和他理論。忽見郵差送進一封書來。張先生拆開一瞧。原來就是昨天那醫生寄來的。只見上寫着。

某某教育大家鑒。昨晚先生之尊嘴無恙耶。苟如鄙人預料所及。則先生今日之早餐已與先生尊嘴告別矣。夫先生今之教育大家也。先生之所早提而暮倡者職業教育也。然我聞諸世之從先生遊者。當其未受先生之教育也。固猶有吃飯之能力也。及其既受先生之教育。既習先生之所謂職業教育。而於是不特無職業。亦無飯可吃矣。哀哉先生。其亦知之否耶。鄙人昨日欲為先生封其尊嘴而不獲。固不得不以炙熱之道還敬先生。蓋我之炙熱亦猶先生之職業也。今先生固知先生之嘴也。已因我之炙熱而不能吃飯矣。然亦嘗念及他人之無數嘴也。亦嘗因先生之職業而不能吃飯乎。休矣先生。願先生後此對於嘴也問題稍加研究。勿徒顧自己之嘴也而不顧他人之嘴也也斯可矣。此順頌頌安。某醫生上。

祝辭

黃漢盛蘭隱

小報日報。繼續出版。宏篇巨著。大有可觀。爰集古人詩六句。上嵌小報日報萬歲六字以祝之。

小園花暖蝶初飛

說詩曾記夜連牀

日長花氣撲人衣

報曉寺鐘聲斷續

萬紫千紅總是春

歲歲金河復玉關

(却酬)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壬戌年十月十九日 星期四

小說日報

第五號

第五號

今日張三售大洋三分

本社設上海交通路一三號
電話中央六五七九號
印刷者明刷所上海派路八十九號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自宣布出版預告後外埠諸君多有以空函索閱者惟本報此次繼續出版並閱本報二天諸君接報後務望查明本報定報章程趕即寄款預定俾得繼續將逐日之報寄呈遲則恐有殘缺不全之恨外埠滙兌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以示優待特此奉白即希垂鑒 本報謹啓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 每行大洋六角 中縫同普 通長行每行四角 後幅短行每字四釐 長期面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可用二年)此券可代本報代派章程及諸同志如欲代為推銷介紹無任歡迎(一)承銷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星期刊報隨報附贈券一張(二)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在內報實先惠一月後贈券往來既熟按每屆滿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滙兌有安實商家担保則一月亦無須先惠報費)(三)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在內報實先惠一月後贈券往來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為準 小報日報社發行部啓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為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性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風行可卜各埠派報社來既熟按每屆滿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滙兌有安實商家担保則一月亦無須先惠報費)(三)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在內報實先惠一月後贈券往來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為準 小報日報社發行部啓

中華書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小說界



近代小說名家小史

徐天嘯枕亞

(塵父)

廬山徐氏仲天嘯枕亞。以詩文名大江南北。尤工書法。天嘯書如天馬行空。不可捉摸。枕亞書則美秀而文。婉婉如處女簪花。書體不同。而各盡其妙。海內人士得其寸紙尺幅。視同環寶。而天嘯則兼治金石之學。鐵筆蒼勁而撲茂。尤見珍于世。方辛壬之交。中國革命期內。昆仲同時入民權報社主筆政。枕亞專力于說部之文。欲以稗言爲易俗之利器。天嘯則著爲社說及評論。所以振聵發聵。啓迪人心者。其有功于社會國家之改造。咸非淺勘云。而民權報遭袁氏摧殘。諸同志皆風流雲散。枕亞乃創月刊曰小說叢叢者。自主其事。而天嘯及衆文人助之。銷數大盛。方是時。世之言小說者必於叢報。蓋自中國有小說雜誌以還。商務書館之小說月報。實爲之倡。而叢報列之第二。後起者雖衆。無能抗也。顧未幾而叢報內部。有意見衝突。天嘯先去桂入粵。置身軍界中。枕亞則辭心說部。誓終身以爲業。乃脫離叢報。而別創書局曰清華。雖資本短促。未能大盛其業。而社會人士之崇仰枕亞者。日日盼其新著不鮮。每一編出。則爭購一空。今枕亞所爲書有達數十餘版者。其盛況可想見也。昆仲雖寒士。而疏財仗義。喜急人急。經營十數年。迄無所著。其高義熱情。有足多者。天嘯性剛傲。不爲威屈。不爲利誘。自其在粵時。主大同日報事。銷數爲粵報最。故其言論常有左右社會之勢力。卒以軍閥壓迫。

不久即復解散。而天嘯亦自此灰心世事。不復以進取爲念。返滬後任青年會國文教師。公暇輒與枕亞沈湎于酒。每飲輒醉。醉則拍案高談。不可一世。枕亞素靜。嚙寡言笑。顧亦使酒。酒醉。狂態乃發。與平時如出兩人。昆仲相對。斤斤較盃底。無稍假借。見者不知其爲兄弟也。某年秋。枕亞辭歸。鑒于車。其故鄉某日報。佈專電曰。小說家徐某。以醉墜馬死。蓋隙于枕亞者所爲。而聖家諱駭。至發電詢問。既知無它。乃止。亦奇聞也。家事多拂逆。昆仲處無可如何之日。益復自放于酒。而不知老至之彌速。今二人皆在壯年。而天嘯心志皆灰。終日惟兀坐。不聞世事。雖親戚故舊。或不能與作竟夕談者。枕亞始患鼻病。不能辨臭味。久而益劇。識者謂根于腦症。則處境逼人。與趙藥之力致之。且枕亞夙喜弄文翰。作小說。小說則多屬哀情。其情本哀。而筆復足以濟其哀。故其文能感動一切。讀者爲之淚下。顧今已無情可哀。行且輟筆。不復爲文事矣。兄弟皆異才。乃所遭逢。多不偶。以願而至于自棄如此。是可悲也。

許蘆父曰。余交昆仲久。十餘年來。未嘗以意思參商。蓋相知之雅。雖骨肉不是過也。余與昆仲皆文人。余慕昆仲詩文甚深。而昆仲亦以余文有可取材處。然此都無足道。余獨欽昆仲之累處拂逆。而益修厥躬。且其出處之慎重。交際之肫誠。有非澆薄之世所得數數觀者。而昆仲所行。若合符節。惜吾書標曰小史。不及舉其詳。僅述其大略如此。

小說



徐天嘯

長明天起

我生平的吃虧。就在「從明天起」這四個字上面。

譬如我年輕的時候。性情頑皮得很。一天到晚。只是頑不夠。鎮日也不想讀書。因此我的進步很遲緩。但我並非怎樣愚蠢的人。我的見解。是很敏捷的。我也知道我的境況很不好。我一出學堂。就得自己去找掙飯吃。倘使沒有一點真實本領。誰肯來請教我呢。因此我常常自己鞭策道。我要用功才好。我必得用功才好。當我覺悟的時候。我的心中就憤急到了不得。恨不得立刻就將從前荒廢丟撇的課程。當時補習起來。但是我荒廢的課程很多。究竟該從那一種補習起呢。或是同在一種之中。還該從那一編那一章入手呢。像這樣以心問心的。鬧了一陣。又是一陣。直鬧得面紅耳熱。心煩慮亂。同時還把這一本翻翻。那一本看看。弄來弄去。徒然費了許多腦筋。究竟一句一段。也不會看得。我的精神。却又疲乏了。我不免發起很來。切齒憤自言道。今兒橫豎來不及。且去頑了這一天罷。用功的事情。一准從明天起。

雖說一年有三百六十日。這等覺悟的日子却很少。難得碰到了！大覺悟。又都給「從明天起」四個字兒。撤消過去。到了明天呢。早又把覺悟的景象。完全忘記了。偶然記得了一些。仍是東翻翻。西看看。想這樣。想那樣。想了一陣又一陣。不知不覺。這昨天的明天。風也似的過去了。到了這個時候。我不免又自警道。從明天起。

明天雖是天天有的。我的年歲。却留不住這個明天。但覺明天復明天。明天的明天又明天。如次幾個明天。便輕輕鬆鬆的過了一月了。但這還是小範圍的。後來把明天擴充起來。甚至把明天兩字。改下了月。後來又把下月兩字。改了明年。規模越大。日子也格外的容易忘記。我的光陰。也格外的過去得迅速。

除了明天一月明年之外。也還有許多同性質的時期。像端陽啊。中秋啊。冬至啊。這些關於節氣的日子。也有和明天下月明年等具有同等的作用。不料到了辛亥這年。民國成立。把陰歷取消了。

○改用陽歷。到了後來。陽歷雖然改了。陰歷却仍不能廢。我這「從明年起」四個字的作用。却越發大了。譬如先過那陽歷的年。○在未過年之前。我就說道。從明年起。這明年兩字。分明是照陽歷說的。但是到了陽歷的一月一日上半年。○整睡到十二點起身。○下半年又跟了人。去頑了半天。到了晚上回來。這明年的第一日又過去了。我到了這時候。一定還要跌足痛恨道。唉。真是該死。怎麼又忘了。其實也不是一定忘却的。我確記得。當我頑得開心的時候。兀的肚子中轉着無數的念頭。總要履行這「從明年起」的一句話呢。然而經過種種的障礙。這履行兩字。究竟也不過成了一種幻想罷了。於是乎我的悔心。又發現出來。悔心一生。○少不得又自言自語道。光這麼進急面。也沒中什麼用。好在陰歷年關。也差不多了。我還是從陰歷的明年起罷。不光是年啊。每月也還都是這樣。過了陰歷的下月。就說從陽歷的下月起。到了陽歷的下月。又想還是從陰歷的下月起罷。

……卽秒起罷。於是東翻翻。西看看。想這樣。想那樣。鳥亂了一陣。結果還是自己勸自己道。唉。這一下子那裏弄得明白呢。不如儘今兒這一天。想他一想。想出一個確手不拔。一定不易的定理來。牆壁上寫一張貼貼。日記上寫幾行看看。千萬不要再誤了。至於實行之期。究竟還得從明天起。

明天積得大多了。索性從下月起。下月積得又差不多了。索性從明年起。甚至明年積得算不清楚。索性揀那逢一逢五逢十的年頭起。在這些年頭中間。還得照自己的年齡算算。過了二十歲。說從二十一歲。過了二十一歲。說從二十五歲。這是從小數算到大數的方法。有時自己性急起來。說道。逢五逢十的算年頭。究竟忒慢了。一準還是從明年起罷。仔細一想。像這樣一年一年的算來。究竟也沒有一年能殼實行。豈不白白的把大好光陰送掉了。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

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七〇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大 二集 廉 三集 價 四集

本報一三四集現已出全每册二十餘萬言布
長篇如洋裝所載長短各篇都係名人撰述就
中篇如涵秋之選編配處因之神州新派流統
讓塔記等篇尤爲文情並茂不可多得之作而第
四集中材料益形豐富有各種長篇無不充
結東海爲其自共賞之出版物也原定每册價
一元二角茲因酬報愛閱諸君起見特定一便
價格凡躉購一二三四全集者實價二元四角
零購一集計二集者仍照定價計算諸君以至
後人手一篇趣味深長大堪消遣誠宜貨樂
得買謂予不信請嘗試之

總發行所清華書局

談探偵國中

坊間流行之偵探案類皆出自
遼東陳西樵先生所著中國
先生以國勢衰弱實驗之
中國人手一書局又一小說
生面現其最近所著各名中
君乞將行世以觀者全書共
探萬篇鉤玄隱鑑出愈奇較
七萬篇鉤玄隱鑑出愈奇較
之前所著之案一篇小說觀
偵探者尤爲奇詭一篇小說
偵探之軌範亦可定價七角

▲枕亞最初傑作▲
魂 梨 玉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蔽廬非詩話

古趙蔣著超先生今之詩學
大家也先生曾著有蔽廬非
詩話一書久已膾炙人口端
倪曾披覽于牋櫺素後乃印
成厚本發行以來風行一時
此書現歸本局代售書刺無
多購者從速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 本 藍 之 魂 梨 玉 ▶
史 淚 鴻 雪

此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爲自來言情小說中之第一。閱者作凡，過玉梨魂及喜閱哀艷詩詞尺牘者，均不可不讀。全書二十萬言，用二號字精印，一厚冊，贈書二百二十餘面，自贈書後，購買者仍絡繹不絕。是書價值既可想見。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亞新著 情小說
雙鬟記

是書原名棒打鴛鴦錄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俞
天慎君逐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詣痴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壘
歎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發行所清華書局

介紹畫家

吳縣周喬年先生筆墨高古山水尤爲擅長曩在北京名噪一時聲價之高無出其右今來滬上世有畫癖者幸注意焉茲附潤例於後 扇冊三元 立幅三尺九元 四尺十二元 五尺十六元 六尺二十元收扇處上海各大扇莊介紹人龐萊臣趙子雲嚴美孫

海上夜列傳

後七夜列傳

此書爲雲間泰仙所著別署花
人分爲十卷其後乃確事實
詭向借不顧悉其真偽
流傳亦得中故舉其舊利
然皆以文改換尾名爲新識
東越許氏父義生序稱目謂
訂六巨冊欲爲著流傳
外埠如欲爲名一著流傳
分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納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余識海虞徐子天嘯枕亞昆仲於海上五載於茲矣天嘯擅鐵筆刊金石諸章上規秦漢枕亞則以小說鳴於時每出編遐邇風行願其人皆恂恂儒雅與秦人言訥若不出諸口世以方陳氏二難良非過譽著述餘暇尤喜臨池其書法亦用伯仲蓋能晉漢音諸賢之長而參以己意者過庭所謂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代定潤例如左

●堂幅 丈二尺八圓 八尺五圓 六尺四圓 五尺三圓 四尺二圓 ●屏幅 丈二尺每條五圓 八尺三圓 六尺二圓 五尺一圓 ●壽屏 每面一圓 ●書盾 一圓 ●名利 一圓 ●字過大過小加倍餘件不刊

●金章每字三圓 ●石章每字一圓 ●橫聯 丈二尺六圓 八尺四圓 六尺二圓 (以一方尺爲度過則遞加) ●廣幅 壹幅同堂幅 半幅同屏幅 ●冊頁 每件一圓 ●如須聯述者可面議 錢加倍劣紙不書磨墨一成 ●已未立春日天台山農訂

駭之資驚舞蛇驚之態者庶於兩先生書見之內藝林得其寸紙尺縑珍逾拱壁爰執摺扇 每面一圓 ●書盾 一圓 ●名利 一圓 ●字過大過小加倍餘件不刊 石潤例 ●金章每字三圓 ●石章每字一圓

枕亞傑作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瞠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編人老岑
定鑒生先亞枕徐山虞

大觀文譜家名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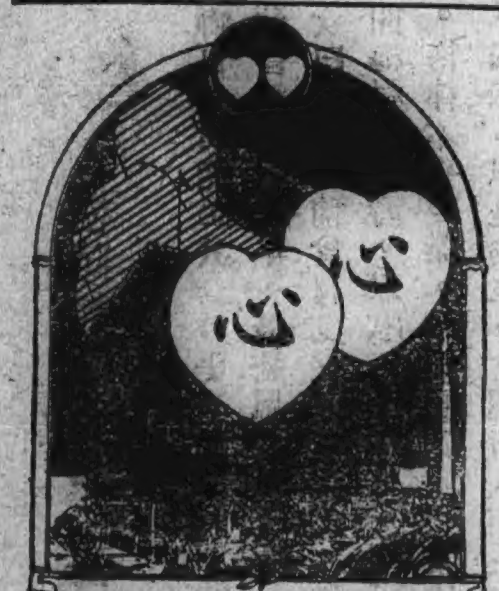
此書選錄古今名人
萬言文字自昔迄清
共得六十餘家搜羅
宏富多所未經見
之奇語奇而越意
而風骨體裁備無美
不臻較之近人所著
遊藝文章真有大小
巫之判名曰太觀庶
無愧焉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定價八角 天嘯殘墨

天嘯先生文字淵淵作金石
聲定書爲其分弟枕亞所編
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
得十餘萬言精印一厚冊茲
將本書目列下
藝苑今文古文吟集
●卷二 筆記 讀說
乘西遊記 天涯落
人印話 卷三 說部
湖上白日記 卷四 劇本
雜著 蘭恨詞 鴛鴦夢
譯 語偶錄 東 弄翰餘
雀牌鳩政



電話
中央
六六七四
心心心
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
望平街口

雙雲記 (二)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前至某烟家。見壁上懸有屏條。係寫吳梅村詩。愛而記之。故以書聯也。問能記其全首乎。曰能。因背誦曰。千章喬木俯晴川。高閣登臨雨後天。明月笙歌紅燭院。春山書畫綠楊船。都超好客真名士。蘇晉經年正少年。最是風流揮玉塵。煙霞勝處着神仙。父喜曰。汝之記問。可謂佳矣。道書篋中有梅村集。汝既愛其詩。可取而誦之。女曰。金哥前曾言其父健若伯父。酷喜梅村集。渠亦曾涉獵及之。惜伯父往雲南。帶以行。阿父既有此書。幸矣。兄當與金哥同觀之。聞梅村先生詩。以歌行為最上。頗可韻頌香山長慶。未知然否。父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梅村集。有云。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宮商。咸均頌。一時尤稱絕調。其流播詞林。仰邀鑒鑒。非偶然也。云云。以是論之。當屬前人而上矣。子與金生能寢饋其中。所造必可觀也。於是二人又相與研究梅村詩。有時高歌朗誦。亦或恬吟密詠。朝斯夕斯。不知厭倦矣。祝師亦喜誦梅村集。因謂二生曰。江左三大家。雖並名於時。若論人品心迹。則太倉實高出合肥常熟二公之上。梅村之出。實以被薦迫逼。二親勸駕。恐一違朝命。或遭不測也。其後暫出即歸。閉戶著書。絕不繫心塵世。今讀其投贈督府馬公督。及自款一律。有足悲者。因檢出是詩。為二生誦之。案梅村之出。係馬督周柱所薦。其贈詩第二首云。十年重到石城頭。細雨孤帆載客愁。累檣久應趨幕府。扁舟今始識君侯。青山舊業安常稅。白髮衰親長遠遊。慚愧薦賢蕭相國。卻平只合守瓜邱。自歎云。誤盡生平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松筠敢厭風霜苦。魚鳥猶思天地寬。鼓櫓有心逃甫里。推車何事出長干。旁人休笑陶宏景。神武當年早挂冠。蓋梅村於乙酉歲。南中召拜少詹事。僅兩月。與馬阮不合。遂拂衣歸里也。祝師吟誦二詩。恒歎歎欲淚。於是二生益敬梅村之為人。而愛重其詩。

評

雙熱曰開篇以一絕句提綱。更以十數句之短論。楔出下文。頗極匪創惟燈之致。凡善作畫者。著墨無多。渾寫大意。作者之寫意。正復似之。看他只以三數行做個開場白。文情則若隱若現。文筆則不蔓不枝。以視人之開口說話一車者。轉嫌辭費矣。二人登場。敘述亦極簡括。說得乾淨。交代得明白。官僚為世人所詬病者。緣其一行作吏。輒便沾染氣習。俗不可耐也。李主政若金侍御。能於應試帖括而外。領會得詩古文辭。這個卻是雅士。夫吾人之愛詩古文辭。愛其古雅也。譬諸看花者。偶然於一覽無味之萬紫千紅中。尋得梅花一樹。末有不覺其色香之彌篤者也。此則別開生面。偏是官家子女。偏是解詠耽吟。則閱者之視雙雲。梅花不啻也。我唱儂歌。人肯爾雅。行間字裏。墨亦生香。作者以特殊的色彩。為雙雲寫照。倘閱者於此等處。輕易讀過而不能著眼者。必其人亦俗不可耐者也。雙雲出場。寫來乃極平淡。於兩人之貌。會無一語恭維。而在閱者意想中。自然決定雙雲之貌。必然不俗。正不煩作者為之贊一辭也。令尋常小說家寫之。不免累累墜說個不了。千篇一律。幾成印板的諛辭。則我殊佩雙雲記作者之不落俗套也。

本報徵稿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五千字為限。長篇小說每回不得超過三千字。愈短愈妙。(二)酬報分甲乙丙三等。甲等每千字四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以便酬報。如不願註明姓名者。即作不酬報論。(三)來稿概不退還。其有附郵票及裝訂成帙者。不在此例。(四)酬金除月終向本報會計處領取簽名蓋章外。如須簽名者。須與本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五)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號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世上有點姿色的女子。就是一件頂有價值的貨色。那倒不足為異。却不料蔚珠的手段。更是利害。他所往來的人。十個中倒有九個是官家子弟。而且一個個都還把他當作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時髦女子。只要略許有點交情。這些人就自命為他那惟一的情人。這等心思才力。在平康中原也不足為奇。如今偏偏出在人家閨秀。這却是不可多得的。再說這時陸春帆正跟着他的叔子。在南昌當什麼差使哩。春帆是專講狹邪。不務正經的人。輩輩之下。有了這樣人才。他焉有不知之理。不上幾時。這春帆却也入了牢籠。做起他的入幕之賓來了。那時候。蔚珠正在大交紅運。往來的人。既然全是貴客。這春帆却也佔不到頭等面子。只不過片面的交情罷了。春帆是久在脂粉隊中。要強好勝的人。怎肯落在人後。因想出奇制勝。做一個獨占花魁的秦二官。偏是天不從人。事與願違。他那叔子又奉委調到別處。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九

東越許塵父著

去了。從此他們倆。竟有好幾年不得見面。好在這兩位都是多情廣的人。一旦分離。自然各走各路。差不多就可以說他們一句。完全沒有情況罷了。直到四五五年後。春委的叔子。放了江蘇省的藩台。春帆沐着餘蔭。也得了一個巡警道中的科員之職。他那裏會弄什麼公事。每天只上衙門去。畫個卯兒。就約了一班無聊的同事們。或是藩台衙門中一幫人員。天天都在本城堂子裏混鬧。況且他的聲勢力又大。脾氣又闊。動不動就講打人。弄得這班妓女龜鴿們。一見了他。就把眉頭擰得攏攏的。私地裏甚至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花花太歲。這春帆的威風。也就可想而知了。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春帆剛從一家妓院吃醉了酒。七衝八跌的。跑出門來。走到馬路上。一陣微風。劈面吹來。吹得他酒氣上湧。兀的禁不住大吐起來。吐得馬路上污了一大塊。剛巧一個妙年女郎。手提皮匣。足登革履。緩

緩地走了過來。見是這樣。就老遠的繞了一個轉身。想要避去春帆。却好正觸了春帆之怒。大聲喝罵道。兀那女子。怎的不好好走路。偏要犯這麼一個圈子。你不是有意避我麼。那女子聽他這般無禮。明知他是酒後胡言。但因當着許多人的面上。有點下不來面子。便也罵了一句。可惡的酒鬼。自己喝醉了黃湯。却在馬路上。混放他娘的什麼屁。春帆聽了。恰又找着了一個題目。索性追將上去。向那女子身上。接連吐了幾口。吐得那女子滿身都是酒污。急得他滿臉通紅。幾乎要哭出來。當有春同帆伴的人。忙忙把春帆拉住了。催那女子快走。那女子一面拭那衣裳。一面還在那裏嘖嘖咕咕的罵人。可笑兩人鬧了半天。大家定睛一看。不覺齊齊叫了一聲阿呀。春帆便大笑說道。我再也料不到。會碰見你的。那女子也轉怒為笑。說道。原來是陸哥哥。真是巧遇。却怎麼又喝得這麼醉法。當下春帆告

十

東越許塵父著

訴衆人。這就是南昌老友史蔚珠女士哩。此時春帆的酒也醒了。重新邀了蔚珠。同到一家西菜館內。坐了一回。彼此訴說別後的情緒。倒也有點感傷似的。春帆問趙蔚珠。幾時來蘇。現在做點什麼事情。蔚珠回說。娘在南昌和人打官司。那邊立足不住。是去年帶我搬到這裏來的。現在得了一個親戚的介紹。在一家小學堂裏當國文手工教員。薪水只得二十元。却還不敢生活。母女倆却是艱窘得很。春帆聽了。立刻開了皮夾。送了二百塊錢給他。叫他拿去零用。蔚珠見他這般豪爽。怎不喜歡。又聽說他的叔子做了藩台。他自己又當了差使。格外的要巴結他。少不的一陣米湯。灌得那春帆神不知不覺起來。當時他們也等不得一天兩天。即刻就了菜帳。就到一家旅館內。開了一個房間。兩人整整的談了一夜。從此春帆又在他家走動起來。蔚珠也真有本領。自從看準春帆是一個頂上戶頭。立刻把別的

漢 羊秋柳詩箋

(五) 鵜鰈樓主述

第四首接前首疊用花事盡。昔人稀。皆愁侶。素心違字樣。以反跌出桃根桃葉句。意謂當年舊遊。星飛雲散。而始終相依者惟吾兩人耳。第二句言至今日所見零烟衰草。極目秋光。第三句言秋娘雖老。風韻猶存。尙自旖旎向人。第四句想像當年青春時候。同居深宮。兩情纏綿。更當丰姿絕世。第五句迄今新愁帝子。更增今日之悲。此句指金陵而言。第六句舊事公孫。徒深昔年之感。此句指洛陽而言。七八句回憶當年歌舞之地。兩人晨昏相依。聯翩逐隊。正如楊柳松柏。艷映夕陽。悵望前塵。不可復得矣。

解支瑣記

枕亞●●

戰國時以一鎰爲一金。漢時以一斤爲一金。不然。家累千金。何足爲富。而史記屢言之也。

唐開齊筆記。今人論詩韻。多極詆沈約。不知沈所撰四聲一卷。亡之已久。約之後陸法言撰四聲切韻。唐孫愐撰唐韻五卷。今並不存。存者。宋之廣韻。及禮部韻略。嗣有平水劉淵。仍禮韻

名 著 小 說 百 範 預 發 約 售

陳秋士明府言。尙書朱石君先生珪。自謂教授呂純陽祖師指授。能頂畜嬰兒。出神入化。已得谷神不死術。然未親試。莫能知也。第見其調神養氣。日夜竦身危坐。三十年未嘗貼床褥。自非漫然無得者。乾隆四十九年。公隨駕南巡。挈住行帳。得朝暮追陪。公常居中面外。席地坐。日夜閉目。客有過訪者。身不爲起。任客娓娓談。不酬答。間發一二言。亦不甚與客周旋。時公官少詹。名位未尊顯。而中堂尙書。趾日相錯。一日。尙書數人。同蔡中堂新。談倦將行。公忽開目睽視曰。我典試提學。凡三至閩中。於閩俗最熟悉。俗尙契兄契弟。中堂年少時。亦知有此事乎。蔡公啞啞大笑曰。老夫年七十餘。日久忘之矣。其狂誕如此。而名公鉅卿。不以慢侮拒之。轉日益親昵之。當自有厭服於人心者也。嘗謂人曰。無事時盤膝靜坐。默數呵吸。送至丹田。可以却疾健飯。且發慧心。蓋氣調息運。則榮衛安和。志瑩神凝。則靈明瑩澈。眞修鍊者入手妙訣也。

(未完)

恨舒瑛同

劍舒

羊城城隍來一詩丐。夫婦二人。錄其夫所作詩云。不工奔競不求親。學得吳簫或救貧。托鉢羞同庸俗輩。拯扶鰥寡仗斯文。偶遇文人擲一錢。勝如歷線復年年。何妨寄跡卑田院。安置貧家別有天。聯云。詩與本無佳。旣困貧寒。迫得顏顏求助去。丐中原有道。肅存氣節。倘逢青眼免嗟來。又詩云。不感年華振舊難。形容憔悴鏡中看。於今悟透浮生幻。泡影榮枯總一般。境况蕭條百事空。四齡弱女可憐蟲。今朝得拜仁人賜。一例斯文紀念同。引云。身羸多病。貧不聊生。致令妻子拋頭露面。托鉢行乞。自慚不能爲人。倘蒙垂憫。祇可施與。請勿詢其姓名。以存忠厚。並謂昔曾與先烈史堅如。爲同硯至交。先烈死國。已獨不得行其志。實因家庭專制所致。疇昔文壇。虛名嘗負。儒冠誤我。潦倒終身。浮生若夢。於今信矣云云。款自署嶺南逸士。吁可憐哉。

趣詩彙錄

崔護去年今日一詩。套者衆矣。市有售油炸麻花者。一女頗丰致。士人見而悅之。日至其處購麻花。非愛麻花。餐秀色也。逾年女適人。售麻花者尙在。士人再經其地。不禁有崔護重來之感。因戲套前詩云。去年今日此門過。人面麻花相對搓。人面不知何處去。麻花依舊下油鍋。

整語拾遺

東●海●三●郎●

龔閱某報。有紀豎語二則。其一云。世俗議婚。往往有欲先見新婦者。或彼此兒女幼小。則未及納采以前。強令其母率女往婿家答拜。此極天真爛漫之情景也。有人戲爲一詩云。女兒嬌小貌如花。妝罷隨娘往婿家。拜了姑嫜拜姊妹。不知誰是阿奴他。他字叶韻。摹繪小兒女情態。可謂逼真。

又一則云。詩有撇進一層。而其意愈深婉者。嘗見近人所作本事詩云。杏花春雨閉閑門。郎意蘭珊妾意溫。多少濃歡消受盡。於今一紙是郎恩。卽此類也。若使庸手爲之。必甚怨其人薄倖。轉覺意味索然矣。

以君軒漫筆

朱尚書調養

湘帆

此書集許先生新舊名著計百篇都數十萬言先生于新舊文學各種小說無不兼長此書所選每篇各著一體不但作優美小說讀並可爲初學小說之範本現收枕前先生代爲編準民國十三年開歷三月底截止定價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預約期限三十日實止內容及書目容再官布

粵城有大商店。名廣東勸業場者。其建築費借諸日本台灣銀行。爲數五十萬元。卽以議場作抵押品。開張後。場主人出厚獎徵詩鐘助慶。鐘題以勸業二字爲鳳頂格。有好事者。投一聯云。勸君莫借台灣債。業主須防日本權。主人大慚。聯不入選。後開榜。其首聯云。勸佛土泥無別相。業醫洩勃亦良方。

青坭詩話

古●月●

杜子美詠懷古跡。明妃冢云。一夫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余以爲黃昏二字着邊際。緣此老太講聲律。黃昏朔漠。欲不差浮切也。或曰。惟黃昏則下聯月夜魂有根。余曰不然。非黃昏下句亦好。蓋魂歸宜於月夜。月夜二字。爲魂歸起見。非突也。杜老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乃拘於聲律。致不免湊搭處可議。何律體之難歟。

淮南子。蘭芝欲修。秋風敗之。曹子建朔風詩。繁華將茂。秋霜悴之。人知子建二語佳。而不知其婉脫淮南。然淮南亦本文子叢蘭欲發。秋風敗之。又按張平子思立賦。冀一年之三季兮。適白露之爲霜。同一意。

根作藥氣

駁王堯衢古唐詩合解

文●
孫●

杜甫石壕吏詩。前四句村人看三字。別裁謂真元寒古韻是也。王
解改作老婦出門迎。不知看字乃倉卒驚顧。迎則從容款接矣。只
改一字。神理全非。

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山木盡亞洪濤風。言圖中樹木。隨山勢漸低也。王解改山木爲山水。何也。

張說瀋湖山寺詩。第二句盧谷迢遙野鳥聲。迢遙者遠也。王解改迢爲超。以爲超出塵外。如何可通。